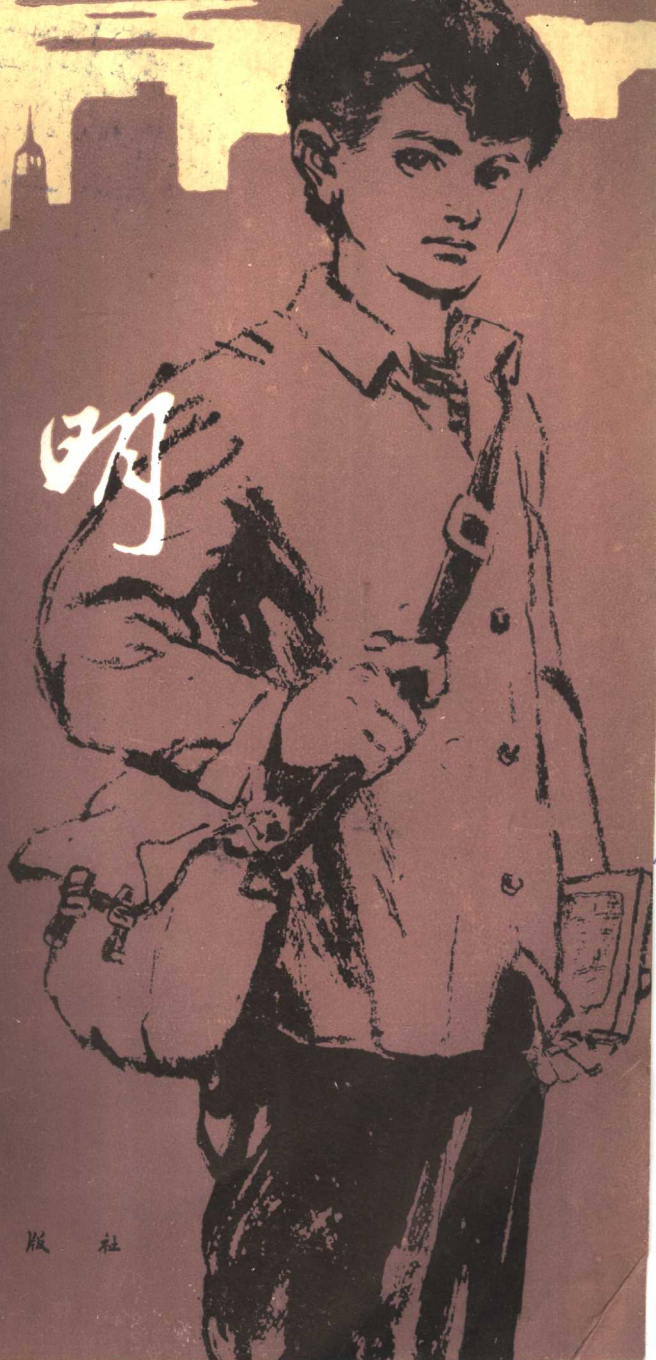


陈 丽

黎明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陈 丽

黎明

内 容 说 明

12岁的初中生黎明，自幼没有了妈妈，他多么想有妈妈啊！其实，他的妈妈还活着，并且经常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后来，他知道了妈妈的消息，急切地开始寻找她。妈妈多想喊他一声儿子，然而不能，只能暗暗地爱他。为什么？小读者细细读一读就清楚了。黎明母子的命运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曲折的故事，一定会深深吸引和打动你们的。

黎 明

陈 丽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25 插页1 字数 61,000

1983年10月第1版

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刷数：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99

定价：0.36元

目 录

一	狭路相逢.....	1
二	突然离去.....	13
三	月下幻影.....	23
四	翻脸不认.....	31
五	骨肉情深.....	43
六	月亮湖畔.....	56
七	一声霹雳.....	65
八	温度零下.....	75
九	十个鸭蛋.....	85
十	新的乐曲.....	95
十一	梅花传信.....	104
十二	母子相见.....	113
十三	触景生情.....	124
十四	爱的力量.....	131

一 狭路相逢

九月的天，蓝得象大海，悬在城市上空，好象随时会滴下晶莹透亮的水珠。两朵白云，象两叶船帆，在大海里浮游着，追逐着，一直向远方飘去。一个身材细长的少年，朝飞掠而过的白云望了一眼，放开脚步，象一条银鱼，在自行车汇成的长河里穿来穿去，一会儿就到金水大道的对面。他回头朝朋友喊了声，猛地向左一拐，朝一条岔路跑去。

“咚”的一声，他觉着双腿撞到什么东西上，“咣当”一只木箱在他面前翻了个个儿。又听“哎哟”一声，一个女人跌坐在地上，木箱子不偏不歪，正好压在她的两条腿上。

“黎明，咋啦？”和他只差一步的吴亮，来了个紧急煞车，差一点儿撞到他身上。

“大白天见鬼！”黎明的身子象个钟摆似的，左右直晃，两只手往腰里一叉，才得到平衡，总算站稳

了。他竖起两道乌眉，瞪大一双吊梢眼，往前一瞅，不由得翘起嘴角，哧地一笑。

原来一个冰糕箱撞翻了，一个个冰糕如天女散花似地散落在地上，装钱的小盒子也打翻了。那个卖冰糕的女人，双腿被木箱子压得不能动弹，反倒仰起脸，连声问黎明：“碰疼了吧，碰疼了吧？”

“哼——”黎明摸摸双腿，还真有点发麻。可这个女人真犯傻，两只眼睛难道长在头顶上，推着冰糕



箱硬往人身上撞。

吴亮只顾趴到地上，伸长胳膊去捡满地乱滚的钢镚儿。黎明低头一看，嘿，老天爷开眼，一张两块的票子正好落在脚边。他抬起左脚，往上一踩，两个念头象两道交叉的探照灯光，在脑海里一闪：拾起来还给她吧；不，凭啥叫她白撞一下，凭啥还给她？一时还没拿定主意，就听身后呼啦一声，围上来一群过路的小学生，一个个踩着冰碴子，笑着嚷着：

“喔唷——，北冰洋冰糕完蛋啦！”

那个卖冰糕的女人，吃力地推开空木箱，挣扎着站了起来。她的两条腿又细又短，看上去，她才比冰糕箱高出一头，要是站在测量身长的标尺旁，准不会超过一米四。

“哟——，短腿儿，丑八怪！”黎明憋不住喊出了声。

“矮子矮，肚里怪，肚里怪，丑八怪。”几个顽皮的小学生也跟着喊起来。

卖冰糕的女人听了，双腿颤抖了一下，闭上了眼睛，一会儿又抬起又黑又密的睫毛。啊，在这个丑陋的女人脸上闪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！黑白分明，晶莹纯净，象山谷里一泓幽深的清泉。它吃惊地望着孩子们，望着黎明，不明白他们的眼里为什么会射出这样

多的憎恶和嘲讽。她难过地垂下睫毛，默默地吃力地想把冰糕箱翻过来。

看热闹的人愈来愈多。从人群里挤进来一个短头发、额前覆着留海的小姑娘，她显然听见了黎明的恶意咒骂，狠狠地瞪他一眼。那个卖冰糕的女人挺亲热地向她笑笑，两人一使劲，就把冰糕箱抬到带四个轱辘的木板上。

“给——”卖冰糕的女人象变戏法似地从木箱里摸出仅剩的一个囫囵冰糕，递给小姑娘。

“哼，馋鬼！”黎明见大家都围到她俩身边，就连忙弯下腰，把踩在脚下的两块钱拾起来，正想塞进兜里，忽见吴亮捧着一捧钢镚儿交给卖冰糕的，脸上不觉一红，一时不知怎么是好。

“走，黎明，我替你道过歉了。”吴亮拉起黎明就要走，一见他手里捏着钱，就问，“你想送她去门诊部？别，她说没砸伤，不碍一点事儿。快把钱收起来吧！”

“走吧，别耽误了上学……”卖冰糕的女人忘了疼痛，也忘了心疼那么些摔碎的冰糕，一个劲儿地催着。

黎明顺水推舟地把钱塞进兜里，跟着吴亮朝马路尽头的金水中学飞跑。

校园里，初中一年级的新生早早儿就来到了。一位穿一身墨色西装的女教师，一见黎明和吴亮，就笑容满面地问：

“你们分在几班？”

“一·二班。”

“哦，跟我来。”

在初一·二班的教室里，新同学们陆续来到了，谁也不认识谁，谁也不知往哪儿坐，都在等老师。

“大家自由选座吧！”

女教师话音刚落，男同学呼拉一下占据了靠门口的一溜，女同学只好坐到靠窗口的一溜，动作缓慢的就坐到当中一排。桌子板凳叽哩嘎啦响了一阵，又静了下来。一会儿，一个黑红脸盘的小姑娘，羞怯怯地伸进头来，抬起脚想进又不敢进。

“这是初一·二班吗？”

“就是——”

小姑娘抿嘴一笑，侧过身子走进来。抬眼朝女同学那边一看，黑压压的，没一个空座儿。只有男半球后排还剩一个位子。她大大方方地走过去，端端正正地坐下，正好在黎明的后边。黎明扭脸一看，心里扑通一下：是她？是她？就是那个额前覆着留海的小姐，就是那个恶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的小姐！黎明下意识

地伸手到兜里一摸，那张两块钱的票子好好地躺在兜底。那会儿，她会不会看见了？会不会去报告老师？顿时，黎明觉得浑身象扎满了刺，连脖子梗儿也好一阵子发麻。他不时挺直腰，给自己打气：怕啥？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让同学们都认识一下。”女教师的声
音，突然在他耳边响起来。

“嗯——我——”黎明一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儿。

“咦——”前排的同学一齐回过头望望他，以为他生来是个结巴。

“他叫黎明，就是天亮的意思。”坐在他身边的吴亮连忙回答。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叫吴亮。”

“吴亮！”“吴亮！”教室里响起一阵又尖又细的童音，他那机灵劲儿立刻博得全体男生的好感。

“你呢？”老师走到最后一排，站在那个小姑娘的身边。

“梅——花。”小姑娘用脆生生的声音回答。

每一个新生都报了自己的名字，老师登上讲台，眯起细长的眼睛，微笑地看着大家，脸上靠近嘴角有两个小酒涡一闪一闪。“小眼睛的老师，比大眼睛的老师脾气好，不会瞪人。”——男生在心里暗暗地想。“有

酒涡的老师，比没酒涡的老师肚量大，心里啥都能盛下。”——女同学也在心里暗暗地想。无论是男半球，还是女半球，谁也没跟谁商量，都仰起脸，笑嘻嘻地看着老师，听她用一口普通话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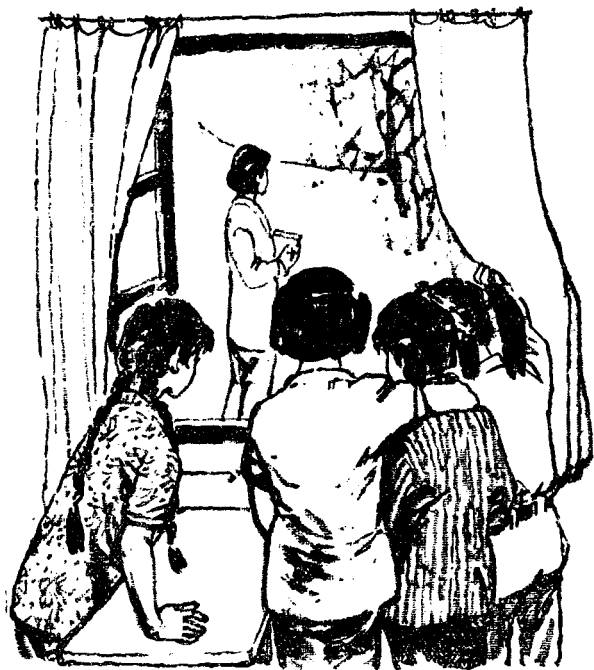
“该我来自我介绍了。我姓蓝，蓝天的蓝；名字也叫兰，不过，是兰花的兰。”

“蓝兰——老师！”

“以后就叫我蓝老师好了。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学生了。我们要在一起读书，一起打球，一起干我们喜欢干的事。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也是你们的大朋友。”

蓝老师的嗓音圆润，说起话来象唱歌似的。她看去和同学们的妈妈差不多大，微微发胖的身子裹在墨色西装里，依然显得苗条，蓬松的黑发挽在脑后，额上飘着几绺留海，衬得脸庞分外年轻。同学们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。一下课，女同学不约而同地跑到窗口，目送着蓝老师。

一上午时间过得真快，一会儿就到放学时间。打了下课铃，任课老师走了，同学们还呆在教室里，好象在等待什么。这个伸头朝窗外看看，那个侧着耳朵听听，怎么蓝老师还不来喊排队路队？在小学里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每天放午学或放晚学，都少不了排队路



队。班主任总是走在队伍的旁边，一直送过十字街口，千叮咛万嘱咐：“当心汽车，靠围墙根走，别贪玩，快回家。”谁要是离队，一定得向老师或路队长报告。

“吴亮，走，你看，人家都没排路队。”

黎明一喊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：中学生，谁还学小娃娃的样儿？瞧，校园里，三三两两，说说笑笑地朝校门口走，哪有什么路队？五年来第一次，他们一个个感到自己长大了，再也不能象孩子依赖妈妈一样

依赖老师。“哗”的一下，大家象出笼的小鸟，一齐向教室门口拥去。黎明拽了吴亮一把，朝梅花努了努嘴，故意放慢了脚步。等梅花走出去好远，黎明才慢腾腾地朝校门口走。路过传达室，忽然听到蓝老师的声音：

“您说那模样儿：高个子，苹果脸，吊眼梢，眉尖上有一块小疤，倒有点象——黎明。”

“黎——明！”

“让我去问问。”蓝老师一眼看到黎明，高兴地招呼他，“来，你来看看。”

黎明一只脚刚跨进传达室，就“啊”了一声，转身飞跑。

“就是他……”只听一个女人惊喜地喊了一声。

“啥事儿？象火燎着屁股，叫我撵也撵不上。”吴亮莫名其妙，跟在黎明后面。

一直跑到街拐角，黎明才站定，回头望了一眼，哧地冷笑一声：

“那个短腿儿，那个丑八怪，告到蓝老师那儿了。你想，我会上当？”

“你怎么咬定人家是告状？”

“一个卖冰糕的，还不是心疼那一箱子冰糕，想叫我赔钱。哼，准是梅花给她报的信，说我在初一·二班。”

“你见了，还是听到了，怎不问清楚就瞎跑。”

“哼，你——”黎明不愿跟吴亮再罗嗦，一个人走了。

下午上课之前，蓝老师把黎明叫到办公室，朝他胸前的衣兜看了一眼，微笑着问：

“你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黎明顺着老师的眼光，朝胸前一摸，呀，钢笔没了。他忙跑出办公室，沿着来路找过去。

“什么牌子的？”蓝老师也不帮他找，只是站在一旁问。

“金星牌的。”

“笔杆什么颜色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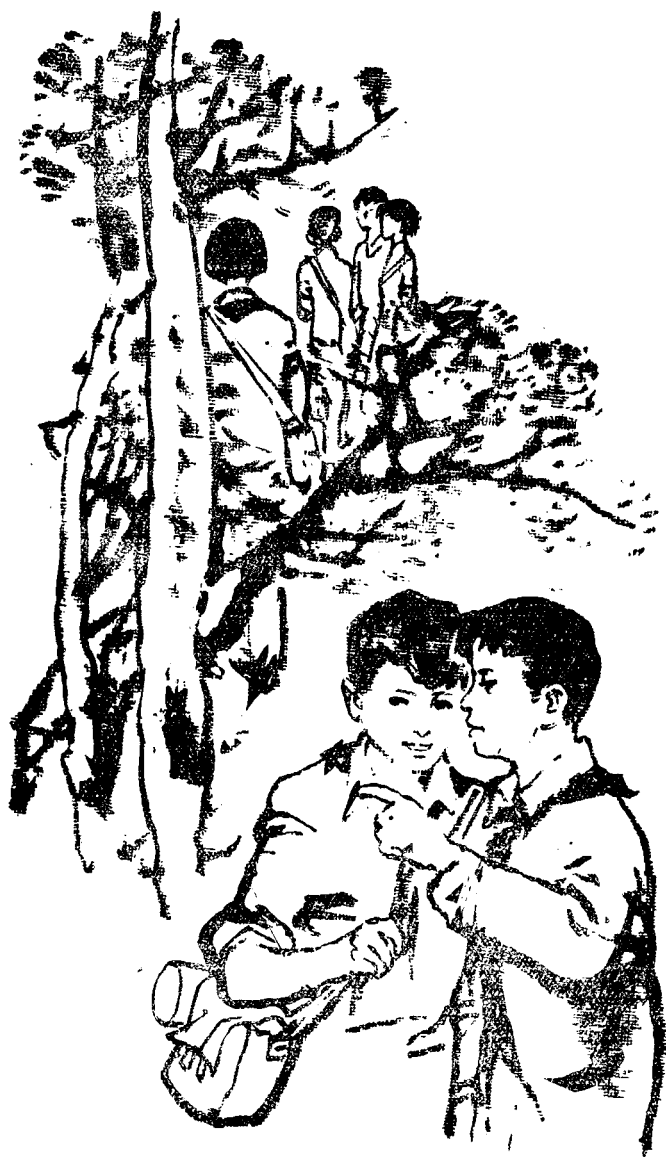
“紫红。”

“你看！”蓝老师掏出一枝钢笔，在黎明眼前一晃，“是不是你的？”

“哟，是我的。”黎明一把抓过来。

“你知道是谁拾到的？就是上午来传达室的那个妇女，你不认识她？那为啥一见她就跑？”蓝老师随意问了一句，弄得黎明的心咚咚直跳，“她找了好几所中学才找到我们这儿。她怎么也不肯说出姓名和住的地方。多好的人啊！我们应该好好谢谢她才是。”

黎明想把钢笔别到外衣口袋上，可手不听使唤，



直哆嗦，怎么也别不住，还是蓝老师帮他别上了。刚才那股子失而复得的快活劲儿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现在只觉得心往下坠，两条腿也变得很重。

“黎明——，蓝老师叫你去干啥？”吴亮心急地等在一棵杨树旁。

“没事儿。”黎明说着，脸愈来愈红，伸手捂住了上衣兜。

二 突然离去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蓝老师邀请同学们的爸爸妈妈到班上来参加小联欢会。

这天下午，灿烂的阳光，透过柳叶、泡桐叶、大杨叶的缝隙，洒到校园里，洒到每一个同学的脸上和身上，构成一幅斑斓的画面。女同学穿上最时兴的花格子涤棉外套，男同学穿上深蓝色、米黄色的卡其布上衣。有的倚着树干和新伙伴说笑，有的站在爸爸或妈妈的身旁。一位脸盘黑里透红、身子粗壮的中年妇女，向身旁一位戴着白帽子的妇女打听：

“哪个是班主任？”

“那个穿一身黑的就是。”

“哟，这么俊。怪不得说：女要俏，得穿皂。”

“看你，妈——”梅花扯了一下她的后襟，妈妈忙闭上了嘴。

蓝老师走过来，许多家长都向她伸出手。梅花的